

學生國學叢書

莊適選註
費師洪

憚敬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惲

敬

文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莊
費師洪
適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隳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管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權所有印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二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三七一四）

學生國文一冊
編輯主幹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洪適農五五經雲河南路

費莊師
選註者

王朱經雲
編輯主幹

王雲農五五經雲河南路

上海人

印 刷 者

上海人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緒言

清代古文，有桐城、陽湖二派。桐城以方苞爲首，陽湖以惲敬爲首。敬字子居，號簡堂，乾隆四十八年舉於鄉，歷知富陽、新喻、瑞金等縣，爲人負氣，尙名節，所至與上官忤，輒以才高見容；嘉慶十七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逾年，爲奸民誣告罷。敬雖工文，素不多作，及所善同郡張惠言歿，乃漸致力；既罷官，益以文自壯。居五年，卒，年六十一。○著有《大雲山房文集》，行於世。

○敬卒於嘉慶二十二年。

敬之爲文也，自呂人錢伯坰稱誦其師劉大櫆始，而大櫆學於方苞，是敬文本出桐城也；然其文發揚峻厲，不主故常，自言敍事得之司馬遷，而上曹侍郎書，於苞文且有微辭。○是敬固未嘗以桐城爲限也。蓋一藝之成，取材必精，法乎上

者僅得中法乎中者僅得下，敬治古文，嘗由清而推之於明，由明而推之宋唐，推之漢秦。○於陰陽名法儒墨釋道之言，無所不讀，故能盡其才學，獨樹一幟；非然者，亦僅襲桐城之緒餘耳，安得成其所謂陽湖派哉！

○見本編選文上曹侍郎書。○亦見上曹侍郎書。

抑敬之得以古文名也，於其一身之遭際，及當時之環境，皆有甚大之關係。敬壯年作宦，頗欲發憤爲雄，展其所學，詎浮沈宦海二十年，階位不進，壯志難酬，抑鬱之餘，乃肆志於文以自達，此其治古文之一原因也。○顧學問之事多端，敬胡獨古文焉是取，則以乾嘉之際，吾邑人才輩出，孫星衍、劉逢祿及吾遠祖方耕公，○皆以專經著，洪亮吉、李兆洛則以治史著，黃景仁以能詩著，張惠言以工詞著，陸繼輅以駢儷文著，鏘鏘濟濟，極盛一時，敬欲於此中另闢途徑，以求出一頭地，舍古文末由此，其治古文之又一原因也。夫人至於艱屯厄塞，不平而鳴，身世已可慨矣，又值英彥薈萃，難以自見之會，其造詣不更難乎？於以見敬之才力實

有大過人者。

○讀選文上笠帆先生書可見。

○方耕公名存興。

文，小道也，聖人以餘力爲之，然非融會古今獨具心得者，必不能脫窠臼而成一家；桐城之爲桐城，陽湖之爲陽湖，無不以此。惟是聰明才力，各人之稟賦不同，陽剛陰柔，下筆則短長互見，此文家所以有派別也。有志於文者，宜遠規先秦，力求上乘，而以近代各家爲參校之資，則每一篇出，庶幾可觀；不然，妹妹一先生之言，亦步亦趨，欲求其特異於人人，難已。茲編之輯，亦期收觸類旁通之效，非所以事專攻也，讀者其勿爲所泥也！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五日武進莊適

目錄

大雲山房文藁初集序	一	西楚都彭城論	四〇
大雲山房文藁二集序	四	讀貨殖列傳	四八
三代因革論一	八	讀魯仲連鄒陽傳	五〇
三代因革論二	一〇	讀孟子	五二
三代因革論三	一四	與紂之論文書	五四
三代因革論四	一九	上曹儼笙侍郎書	五八
三代因革論五	二三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六三
三代因革論六	二七	書山東知縣事	六七
三代因革論七	三二	書獲劉之協事	六九
三代因革論八	三七	張皋文墓誌銘	七三

后谿先生家傳

舟經丹霞山記

紀言

祭張皋文文

重修萬公祠記

上卷

八〇

下卷

卷之二

八四

卷之三

八七

卷之四

八八

卷之五

八九

卷之六

九〇

卷之七

九一

卷之八

九二

卷之九

九三

卷之十

九四

卷之十一

九五

卷之十二

九六

大雲山房文藁初集序

惲氏著於南宋，自方直府君○十一傳而至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巍，東麓府君三傳而至典儀正○敬於府君紹曾，敬於府君入本朝，四傳而至子渭府君士璜，子渭府君生先府君輪。子渭府君好讀書，飲酒，鼓大琴。先府君無所嗜好，於世事無所阿，三十年教授窮山中。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爲文；於是復反而治小學，^四治經史百家，凡先府君手錄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諸書，亦得次第觀之，然未有所發也。時於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五數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茫茫乎，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

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謹而俟之，減嗜欲，暢情志，嗜欲減則不淆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

○方直爲宋時人，憚氏第四十四世祖，距敬二十一世，蓋敬爲第六十五世也。

○湖廣在明時專指

兩湖之地。○典儀正司儀之官，掌朝會贊唱。

○小學字書訓詁之屬，清四庫小學類，分爲訓詁字

書韻書三種。

○油油然和悅貌。

○茫茫乎無知之貌。

旋走京師，遊中原，○南極黔楚，○與天下篤雅恭敬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回細謹，塊然不能自舉。○嗚呼！天地萬物，皆日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日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日變，氣爲之，心之日變，神爲之，神之變，速於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於神皆有所闕焉。○敢不力充之以求所以日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典論○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史記曰：『擇其言尤雅者著於篇。』可以觀矣……

②中原，指今河南及山東西部，河北山西南部，陝西東部之地域。

③黔貴州。楚兩湖。

④塊然，孤特

貌。⑤閔音勑（ㄏㄢˋ）外閉也，隔也。⑥典論，魏文帝所著。

大靈山房文選一集序

大雲山房文集一集序

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尚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縱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世百家微

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⑤ 經義散而文集益漓，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瀆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證。^⑥ 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⑦ 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

○班孟堅，名固，東漢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彪之漢書。劉子政，名向，漢成帝時檢校祕書，向卒後，子歆嗣父業，總括羣書，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班固因七略而作藝文志，載漢書中。^⑧ ○班固因劉歆之六藝略，序爲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⑨ ○固因劉歆諸子略別爲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錄小說十家，而謂小說外之九家皆可觀。^⑩ 語見藝文志。要讀平聲，會也。奇衣末言其於經如水注下流，表之末裔。^⑪ ○圭測日影所用也，臬標準，故稱足爲準則者曰圭臬。^⑫ 墨家宗主墨翟，說以節儉其鬼利濟於物爲旨。^⑬ ○陰陽家，戰國時著者爲鄒衍，鄒奭，後世則遁甲六壬擇日占星等亦名之。^⑭ ○楊家以尚法明刑爲主，李悝商鞅韓非最著名，家以正名辨義爲主，始於鄧析尹文，後惠施公孫龍尤以詭辨稱。後世以名家并入法家，故爲刑名之事者，亦統稱名法。^⑮ ○縱橫家以審察時勢，游說動人爲

主，鬼谷子蘇秦張儀最著。小說家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其言今多不傳，章回演義體則始於宋。^①二語見藝文志。^②六藝卽易禮樂詩書春秋六經也。^③藝文志語。^④宋時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申其義，曰經義，明清沿之，而稍變其體裁，又稱制藝。^⑤疏證，理解而引證之。^⑥隙，音嘖（下訛）幽深也。

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縱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董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縱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縱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間，^⑦子桓子建氣體高朗，^⑧叔夜嗣宗情識精微，^⑨始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爲二家。熙寧寶慶之會，^⑩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⑪陋儒襞積經文，其失也膚；^⑫後進之士，竊聖人

遺說，規而畫之，睇而斲之。^④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⑤遞趨遞下，卑尤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

○黃初，魏文帝年號。甘露，魏高貴卿公髦年號。

○子桓，即魏文帝字。子建，文帝弟植字。

○叔夜，魏

嵇康字嗣宗，晉阮籍字。

○熙寧寶慶，皆宋神宗年號。

○鑿，穿鑿也。

○襞，摺疊布帛以蹙其廣

也，此處借爲形容，膚浮泛也。

○睇，小視也，此處有取其小節意。

○靜修，元劉因字。幼清，元吳澄字。

○明方孝孺稱正學先生。

三分因述錄一

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不操削而爲局也。[○]求其罰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竈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

[○]削曲刀也，見考工記。

[○]郢音拐，《又》方也。博局方目也。

[○]博士官名，秦置，掌通古今。漢武帝

時置五經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

四莊子：「仲尼讀春秋，老聃據竈觚而聽。」竈觚，竈額也。

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者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乃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策，簡也。